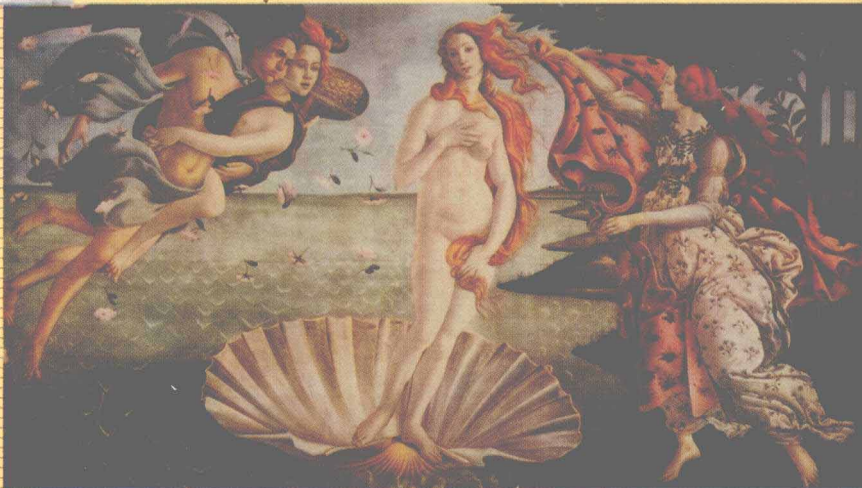


SHIJIEJINGDIANWENXUEMINGZHUYILIN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译林



茶花女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译林

茶花女

小仲马(法国)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这里我搜集的大部分材料，在巴黎还有一些人证，如果您不相信的话，他们可以为我作证。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我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只有我洞悉这件事的始末，这确实是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

下面来讲讲我是怎样知道这些详情细节的。

1847年3月12日，在拉菲特街我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拍卖家具和大量珍玩。物主已经死了。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邀请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这样的场合是不会错过的，即使不买，也要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等我到的时候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包括女人。虽然这些女士穿的是时髦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却都带着惊讶、甚至羡慕的眼神注视着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不久，我就懂得了她们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因为在我也跟着仔细打量了一番以后，不难看出我正处身在一个由“情人供养的女人”的房间里。这种女人的穿着打扮往往使这些贵妇人也相形见

茶花女

绌；这种女人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歌剧院里，也象她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和她们并肩而坐；这种女人肆无忌惮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在社交场合传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但是这个住宅里的妓女已经死了，因此现在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这些贵妇人看到了广告，想来见识一下广告上介绍的东西，预先挑选一番，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这一切精致的陈设里面去探索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她们一定听到过一些有关这类女人的非常离奇的故事。

不过，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消逝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里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能对着要拍卖的东西啧啧称羨，却一点也看不到这位女房客在世时所操的神女生涯的痕迹。

再说，还是有些东西值得买。房间陈设富丽堂皇，玫瑰木的家具、塞费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应有尽有。

我跟着那些好奇的名门闺秀在住宅里漫步溜达。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这是一个梳妆间，里面摆满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里似乎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各种各样的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上千件小玩意儿对于这家女主来说，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而且没能一件不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制成。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逐件收罗起来的，而且也不可能是某个情夫一人所能办齐的。

我看到了这个妓女的梳妆间倒没有厌恶的情绪，不管是什么物件，我都颇有兴趣的细细鉴赏一番。我突然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携刻着各种不同的人名开头字母。

我瞧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联系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

肉体买卖。我心想，上帝对她还算仁慈，没有使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晚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玉貌，死在奢糜的豪华生活之中。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真正死亡。

的确，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年——特别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晚年——更凄惨呢？这种晚年没有一点点尊严，也博得不了别人的丝毫同情，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是人们常听说的最悲惨的事情。这并不是追悔过去的失足，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

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她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样美丽。她母亲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而只是要她来养老。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安排，既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他人，就像是从事一种职业一样。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年轻的姑娘，她每天几乎总是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始终形影不离地陪着她。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恣意纵欲的社会风气，但是我一看到这种丑恶性的监视行为，我还是从心底里感到轻蔑和厌恶的。

一个处女的脸庞上从来不会有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这样一副忧郁苦恼的表情。这张脸就像委屈女郎的头像一样。

一天，这位姑娘突然容光焕发。因为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那么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开心得全身战栗。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急忙去把那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告诉她母亲。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可是母亲却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没有的好，而且大着肚子也是白白浪费光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权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探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很多天，后来下床了，但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比过去更虚弱。

三个月之后，曾有一个男人出于怜悯，设法医治她身心的创

茶花女

伤，但是那次的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而死了。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诸于世，那也许还是索性闭口不谈为好。但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

那位母亲仍旧活着，生活是怎么样？天知道！

时光似乎随着我的沉思默想已悄然逝去，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个正真的人跟前，他已被我搞得心神不定了。

“先生，”我对他说，“你可以把这家主人姓名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大约三个星期了吧。”

“那么，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价钱。你知道，让大家事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这样可以招徕顾客。”

“那么说，她还欠债？”

“哦，先生，她欠了好多哪！”

“拍卖得来的钱大概可以付清了吧？”

“还会剩下一些。”

“剩下来的钱给谁呢？”

“她还有一个亲戚。”

“她还有一个家？”

“好像有。”

“谢谢你，先生。”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对我行了一个礼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这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不理解。但是我对烟花中人总是无限宽容的，甚至我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与人争辩。

一次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瞥见邻街有两个宪兵要押走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痛哭流涕地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亲吻，因为她被捕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蔑视一个女人了。



拍卖要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有一天空隙时间，这是留给地毯商拆卸帷幔、壁毯等墙上饰物用的。

那时候，我正好从外地旅游回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是要告诉他一些所谓的重要新闻。但是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去世当作什么大事情来给我讲，这也是很自然的。虽然玛格丽特特长得很漂亮，但是，越是这些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就像流星，美丽瞬间，但又悄然逝落。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几乎都是密

茶花女

友。大家会相互忆起几件有关她过去的逸事，然后各人将依然故我，丝毫不受这件事的影响，甚至谁也不会为此而掉一滴眼泪。

如今，人们到了二十五岁这年纪，眼泪就变得异常珍贵，决不能轻易乱流，充其量只对为他们花费过金钱的双亲才哭上几声，作为对过去为他们破费的报答。

而我呢，虽然玛格丽特任何一件用品上都没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使我对她的死久久不能忘怀。

我过去常常在香榭丽舍大街碰到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每天来到那儿。那时候我就看出她跟她那一类人有点不一样，再加上她那独特的姿色，更使她显得与众不同。

这些不幸的人儿出门的时候，身边总是有个什么人陪着的。但不会是她的情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把他们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公开化，而她们又不甘寂寞，因为总是随身带着女伴。这些陪客有些是因为境况不如她们，自己没有车子；有些是怎么打扮也好看不了的老妇人。如果有人要想知道她们这类人的任何私情秘事，那么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她们的陪客去请教。

玛格丽特却不落俗套，她总是独个儿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尽量不招摇。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着十分淡雅的长裙。

在这条大道上尽管有很多熟人，她偶而也对他们微微一笑，但这是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会有的微笑，而且也唯有他们自己才能觉察。

她也不像她的那些同行一样，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她在那里漫步一个小时，然后疾驰回家。

这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很惋惜这位姑娘的夭折，就像人

们通常惋惜精美的艺术品被毁掉了一样。

的确，玛格丽特可真是绝色女子。

她身材颇长苗条，但稍许过了点分，可她有一种过人的才能，在穿着上稍稍花些功夫，就可把这种缺憾给掩饰过去了。她披着长能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的宽阔的镶边，她那紧贴在胸前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都做得十分精巧，因此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她的线条都是无可指责的。

她的发式很美，是一件绝妙的珍品，它长得小巧玲珑，在这张漂亮的鹅蛋上，嵌着两只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俏丽的小鼻子细巧而挺秀，鼻翼微鼓，仿佛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皮肤颜色就象未经人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你的最初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生的还是梳理成的，象波浪一样的鬋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烁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是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真使我们百思而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的杰作，也唯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维妙维肖。在她去世后的几天里，这幅画在我手里。这幅画画得跟真人一样，它弥补了我记忆力的不足。

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免得下面开始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去重新提起。

每逢首场演出，玛格丽特总是必到。几乎每天晚上，她都是在剧场或舞场里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能在剧场里看到她。她

茶花女

随身常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带着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五天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谁也摸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规律，而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道路。在她常去的那几个剧院里，人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以外，她几乎没带过别的花。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因此有人替她取了一个绰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绰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是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隐忌，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说明他们彼此都很满意。

然而，据说她有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有几乎三年时间她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生活了。这位老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计策要玛格丽特跟以前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甘心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越来越不好，医生叮嘱她到温泉去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友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得了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而且长像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别人甚至会把她们看作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她就离开了人间。

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偶然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她，甚至也不问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象爱自己去世的女儿那样爱她。

玛格丽特只和他的侍女一起到巴涅尔来，再说她也不怕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为此专诚拜访公爵，将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相告。对这个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女儿与玛格丽特再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是这个少妇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安慰，简直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支柱。

她丝毫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她，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能脱离原先她那种生活方式的话，他愿意补偿她的损失，她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玛格丽特答应了。

但是，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她认为过去的的生活是她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上帝因为她的改悔而把美貌和健康还给她。

果然，到夏末秋初，由于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她几乎恢复了健康。

公爵也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仍象在巴涅尔一样，经常来探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无从知道真正的缘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动机，因此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原先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人们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年人贪淫好色，这是某些有钱的老头儿常有特征，人们对他们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就是猜不到真情。

其实这位老人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目的十分纯洁，除了与她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跟她说过一句不适宜给女儿听的话。

当玛格丽特在巴涅尔的时候，她还能够遵守对公爵许下的诺言的；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惯于挥霍享乐、喝酒跳舞的姑娘似乎

茶花女

就耐不住了，这种孤寂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难以排遣，过去那种火热生活的诱惑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头。

并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显得从未有过的妩媚娇艳，她正当二十妙龄，她的病已大有好转，但实际上并未根除，因此激起了她狂热的欲望，这种欲望往往也就是肺病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却认为公爵和玛格丽特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他们不断地监视她的行动，想抓住她行为不轨的证据。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玛格丽特在公爵不会去看她的时候，接待了别人，而且这种接待往往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公爵知道后心里非常痛苦。

玛格丽特在受到公爵盘问的时候承认了一切，还坦率地劝告他以后不要再关心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没有力量信守前言，她也不愿意再对一个好心人进行欺骗了。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到了第八天，他前来恳求玛格丽特还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只要是能够常见到玛格丽特，公爵同意完全让她自由行动，还向她发誓说，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决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话。

这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 1842 年 10 月或者 12 月里的情况。



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到昂坦街去了。

从大门口就能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

房间里拥满了好奇的人。

所有烟枝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好几位贵妇人在偷偷瞧她们。这一次她们又可以借着参加拍卖会的名义，仔细打量那些她们

没有机会与之共同相处的女人，也许她们私下还偷偷羡慕这些女人轻飘放荡的享乐生活呢。

F公爵夫人的胳膊撞上了A小姐；A小姐是当今妓女圈子里一位典型的薄命红颜；T侯爵夫人拿不准要不要把D夫人一个劲儿在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夫人是当时最风流最有名气的荡妇。那位Y公爵，他在马德里被传说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实际上连每年的收入都花不完。这会儿他一面在跟M太太聊天，一面又在和N夫人眉来眼去调情。M太太是一位颇有才气的短篇小说作家，她常常把自己讲的东西写下来，并签上自己的大名。美丽的N夫人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穿的衣衫离不了粉红和天蓝两种颜色，有两匹健壮的黑马供她驾车，这两匹马托尼向她要价一万法郎……她如数照付；最后还有R小姐，她靠自己的本领挣得的地位使那靠嫁妆的上流社会妇人自愧勿如，使那些爱情的女人更是望尘莫及。她不顾天气寒冷，也赶来购买一些东西，注意她的人还真不少。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云集在这间里的很多人姓氏的首字母，他们在这里相遇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我必须一提的是，此时大家兴高采烈。女人中间虽有许多人是死者生前的熟人，但这会儿似乎对死者毫无怀念之情。

大家高谈阔论，拍卖估价人声音嘶哑地大声叫喊。拥挤在拍卖桌前板登上的商人拼命叫大家安静，她让他们顺顺当当做生意，但谁也不睬他们。象这样嘈杂喧闹的集会我倒是从未见过。

我默默地走进了这堆纷乱的人群。我在想，这景象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的卧室近旁，为的是拍卖她的家具来付清她生前的债务，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感到的惆怅。与其说我是来买东西的，倒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望着几个拍卖商的脸，每当某件物品叫到他们意料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笑逐颜开，心花怒放。

那些在这个女人的神女生涯上搞过投机生意的人，那些在她和

茶花女

身上发过横财的人，那些在她弥留之际拿着贴了印花的借在来和她纠缠不止的人，还有那些在她死后不久就来收取他们冠冕堂皇的帐款和卑鄙无耻的高额利息的人，所有那些人可全都算是正人君子哪！

难怪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说得何其正确！

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一下子就卖完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用得上的，我一直在等待。

突然，我听到在叫喊：

“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书边烫金，书写《玛依·莱斯科》，扉页上写着几个字，十法郎。”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场，以后，有一个人高声叫道：

“十二法郎。”

“十五法郎，”我说。

为什么我要出这个价钱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大概是好奇那上面写着的几个字吧。

“十五郎，”拍卖估价人又叫了一次。

“三十法郎，”第一个出价的人又叫了，口气好象是对别人加价感到恼火。

这下子就变成一场竞争了。

“三十五法郎！”我用同样的高声叫道。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我承认如果我是想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那么我已经完全成功了，因为在一次次争着加码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盯着我，想看看这位似乎一心要得到这本书的先生究竟是何等人。

我最后一次叫价的气势似乎把我那位对手给镇住了，他想想还是聪明的退出这场竞争的好。这就使我花了十倍于原价的钱买下了这本书。接着，他向我欠了欠身子，非常和气地对我说。

“只剩下您了，先生。”

那时也没有别人再抬价，书就归了我。

因为我耽心我的自尊心会再一次激起我的倔脾气，而我身边又不富裕，我请他们留下我的姓名，把书放在一边，就下了楼。那些目击者肯定对我作了各种猜测，他们一准会暗暗思忖，我花一百法郎的高价买这么一本书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本书随处都可以买到，只要花上十个法郎，至多也不过十五个法郎。

一个小时以后，我派人取回我买下的那本书。

扉页上是赠书人用钢笔写的两行秀丽的字迹：

玛依对玛格丽特

渐愧

下面的署名是阿尔芒·迪瓦尔。

“渐愧”这两个字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根据阿尔芒·迪瓦尔先生的本意，玛依是不是承认玛格丽特无论在生活放荡方面，还是在内心感情方面，都要比她更胜一筹？

第二种在感情方面解释的可能性似乎要大一些，因为第一种解释是粗俗不礼的，不管玛格丽特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她也是不会接受的。

我又出去了，一直到晚上睡觉时，我才想到那本书。

当然《玛依·莱斯科》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我虽然对故事里每一个情节都非常熟悉，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身边有这本书，他总是能吸引着我，打开书本，普莱服神甫塑造的女主人公似乎又在眼前。这位女主人公给描绘得那么栩栩如生，真切动人，仿佛我真的见过她似的。此时又出现了把玛依和玛格丽特作比较这种新情况，更增添了这本书对我的吸引力。出于对玛格丽特这个可怜

茶花女

的姑娘的怜悯，甚至可以说是喜爱，我对她愈加同情了，这本书就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遗物。的确，玛依是死在荒凉的沙漠里，但是，她死在一个真心爱她的情人的怀抱中的。玛依死后，情人为她挖掘一个墓穴，他的眼泪滴滴都洒落在她身上，并且连同他的心也一起埋葬在里面了。而玛格丽特呢，她虽象玛依一样是个有罪的人，也有可能象玛依一样弃邪归正了，但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她是在富豪豪华的环境里咽气的。她就死在她过去一直睡觉的床上，但在她的心里却是一片空白，就像被埋葬在沙漠中一样，而且这个沙漠比埋葬玛依的沙漠更干燥、更荒凉、更无情。

我从几个了解她临终情况的朋友那里听说，玛格丽特在她长达两个月的无比痛苦的病危期间，没有得到一点真正的安慰。

我从玛依和玛格丽特，转而想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女人，我看着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走向那几乎总是千篇一律的最后归宿。

可怜的女人哪！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过错，那么至少也应该同情她们。你们可以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瞎子，怜悯听不到大自然音响的聋子，体恤不能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哑吧；但是，在一种所谓廉耻的借口之下，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种心灵上的瞎子，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吧。这些无形残疾逼得那个不幸的女人发疯，使她无可奈何地看不到善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也讲不出爱情、信仰的纯洁语言。

雨果刻画了马里翁·德·洛尔姆；缪塞创作了贝尔纳雷脱；大仲马塑造了费尔南特；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把仁慈怜悯之心奉献给娼家女子。有时候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他的爱情，甚至以他的姓氏来为她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那些已经看过我这本书的读者中间，恐怕有很多人已经准备把这本书丢开了，生怕这是一本专门为邪恶和淫欲辩护的书，而且作者的年龄无疑更容易使人产生这种顾虑。希望读者们别这么想，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点，那还是请继续看下去的好。

我只信奉一个原则：没有受过“善”的教育的女子，上帝总是向她们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通向痛苦，一条则通向爱情。这两条路走起来都万分艰难。这些女人在上面走得两脚流血，两手破裂，但她们共同在路旁的荆棘上留下了罪恶的外衣，赤条条地抵达旅途的尽头，在上帝前赤身裸体，也不脸红。

遇到这样勇敢的女旅客的人们都有责任帮助她们，并且对大家讲他们曾经遇到过这些女人，因为在宣传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指出了道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草率地在人生道路的入口处竖上两块牌子：一块是告示，写着“善之路”；另一块是警告，写着“恶之路”；并且向那些走来的人说：“选择吧！”而应该象基督那样，向那些遭到环境诱惑的人指出从第二条路通往第一条路的途径；尤其是不能让这些这途径的开头那一段太艰难，显得太不好走。

基督教关于浪子回头的美妙的警言，目的就是劝告我们对人要仁慈，要宽容。耶稣对那些饱受情欲之害的灵魂充满了爱，他喜欢在包扎他们伤口的时候，从伤口本身取出治伤口的香膏敷在伤口上。因此，他对马特莱娜说：“你将获得宽恕，因为你爱得多。”崇高的宽恕行为应该唤起一种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比基督严厉呢？这个世界因为要显示它的强大，故作严厉，我们也就顽固地接受了它的成见。为什么我们要和它一样抛弃那些伤口里流着血的灵魂呢？从这些伤口里，象病人渗出污水一样渗出了他们过去的罪恶。这些灵魂在期待着一只友谊的手来包扎他们的伤口，治愈他们心头的创伤。

我还要向我同时代的人呼吁，向那些伏尔泰先生的理论幸而对之已经不起作用的时代的人呼吁，向那些与我一样地懂得十五年以来人道主义正在突飞发展的人呼吁。善恶的学识已经得到公认，信仰已经被重新建立，我们对神圣的事物又重新开始尊敬。如果还不能说这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可以说比以前大有改观。聪明人